

伪皇宫藏书聚散考

王 清 原

在长春伪皇宫的建筑群中,有一处鲜为人知的建筑,这就是伪皇宫的藏书楼,它是 1936 年修建于同德殿后的一座两层楼的水泥建筑,通称“小白楼”。在这里收藏的大部分图书是溥仪藏于天津静园的全部古籍。这些图书是清王朝遗籍中分流出的一部分,也是我国清代末年内府藏书中的精华部分,在中国藏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由于伪满洲国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短命,导致了其藏书的必然失散。对于这部分藏书的聚散,目前还未有详细的考证。本文试图对伪皇宫藏书的聚散情况作一系统的考查。

一、伪皇宫藏书的来源与形成

长春伪皇宫藏书总计两万多册,其主要来源有二:一是清宫旧藏善本,约 250 种(部),其中包括溥仪“赏溥杰”的善本书 210 种(部);二是溥仪出宫后,在长春当满洲国“皇帝”期间购买或收赠的。

1. 来源于清宫的善本书

清乾隆九年(1744),朝廷命内廷翰林将内府的秘籍,择其善本进呈御览于昭仁殿,当时高宗赐名曰“天禄琳琅”。自此,“天禄琳琅”成为清宫的一个专藏。乾隆四十年(1775)于敏中、彭元瑞等人将此专藏的书编成《天禄琳琅书目》十卷(后称《天禄琳琅书目前编》),收录选出的宋元明珍本 422 种(部)。嘉庆二年(1797)十一

月，乾清宫交泰殿大火，殃及昭仁殿，使全部专藏化为灰烬。此后，又将未收入《前编》而藏于宫内各处的秘籍，加以整理，于嘉庆三年（1798）编成《天禄琳琅书目续编》，收录选出的图书 664 种（部）。

清末代皇帝溥仪退位之后继续留居清宫期间，由于对前途渺茫，溥仪曾设想离宫留洋，为了准备费用，于 1922 年 7 月 13 日至 9 月 23 日期间，以赏其弟溥杰为名，从宫中盗出大量珍贵的书画。据 1926 年清宫善后委员会发现的“赏溥杰单”和溥杰的“收到单”，共有宋元明善本 210 种（部）。据查，其中列入《续编》的书就有 177 种（部）。对此，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里曾这样写道：“把宫里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以我赏赐溥杰为名，运出宫外，存到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去。溥杰每天下学回家，必带走一个大包袱。这样的盗运活动，几乎一天不断地干了半年多时间。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又“古版书籍方面，乾清宫西昭仁殿的全部宋版明版的珍本，都被我们盗运走了。运出的总数大约有一千多件手卷字画，二百多种挂轴和册页，二百种上下的宋版书。”^①又据溥佳回忆：“从一九二二年起，我们就秘密地把宫内所收藏的古版书籍（大部分是宋版）……以赏给溥杰为名，有时也用赏给我为名，……一批一批地带出宫去。”又“这些书籍、字画，共装了七、八十箱，……有了这批稀世之珍来作溥仪将来的生活和留学的雄厚资本。”^②又据溥仪一个侍从人员回忆，溥仪运至天津的善本书，共装 35 箱。

1932 年，在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导演下建立的伪满洲国，把溥仪推上了“执政”的傀儡宝座。1934 年，日本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和罗振玉将溥仪存于天津的图书、文物，经旅顺运到长春，存放在住所西花园内的三间旧瓦房，这就是最初的伪皇宫藏书楼。溥仪年轻时虽然学习并不努力，但对古籍书和文物却很重视。1936 年修建同德殿后，在其后园又修建了两层水泥建筑的小白楼，作为藏书楼，可见藏书楼面积的扩大和条件的改善，标志着藏书数量的不断

增加和对藏书楼要求的提高。

溥仪盗运善本书出清宫后十二年(1934),北平故宫博物院将清宫余存的善本书编了一个《故宫善本书目》^③,该书目共分三部分:1.《天禄琳琅现存书目》;2.《天禄琳琅录外书目》(收嘉庆三年未编入《续编》和此后收进的清宫善本书);3.《宛委别藏书目》(阮元进呈的四库未收之书,原藏养心殿,除几种自刻本外,皆为钞本)。为了更清楚的展示当年溥仪从清宫里运出的善本书的数量,现以《天禄琳琅现存书目》(简称《现存目》)、《天禄琳琅录外书目》(简称《录外目》)、溥仪“赏溥杰”书目^④(简称《赏目》)与《天禄琳琅书目续编》(简称《天目》)的藏书品种加以比较如下:

版 本	天 目	现存目	录外目	赏 目
宋 版	232	35	23	175
影宋钞本	11	2	4	10
辽 版	2	2		
影辽钞本				
金 版	1		3	
元 版	120	62	50	10
影元钞本			3	
明 版	290	203	277	
明 钞 本	8	7	151	2
影宋刻本				13
计	664	311	511	210

注:所有书的版本,概以原定版本统计。

从以上对比,我们不难看出:1.《赏目》书虽少,但其宋版和影宋钞本就占清宫藏书的88%;2.《赏目》的宋版相当于《天目》的80%,影宋钞本相当于原藏的92%;3.故宫余下的全部宋版书仅及《赏目》的33%。所以,1926年清室善后委员会公布溥仪“赏溥杰”

书画时曾写道：这些书画“皆属琳琅秘籍，缥緗精品，《天禄书目》所载，《宝笈三编》所收，择其精华，大都移运宫外。”这个结论是真实的。这充分证明，长春伪宫的善本书确系原清宫遗籍的精华部分。当然，《天目》中的版本鉴定有很多是不准确的，《故宫善本书目》的编者就认为其宋版中，赝品“大半”。现在各图书馆所藏的《天目》之书，经重新鉴定之后，相当一部分书被“降级”，但就整体而言，均为宋元明精品。

2. 伪皇宫期间收集的古籍书

溥仪在长春当傀儡的十四年期间，先后又汇集了约两万册图书，包括《四部备要》、影印本《清实录》、几部《大藏经》等，据他的侍从人员回忆，一部分是在市内东来阁、森野书屋等书铺购买的，多数是各地恭献的。日文书主要是日本人赠送的，这些书绝大多数是普通图书，极个别的够善本，如朝鲜版《高丽大藏经》，是用存于朝鲜陕川海印寺的1236—1251年的藏经刻版（俗称“八万大藏经”，因其刻版86600张）刷印的，据说是日本人作为礼品赠给溥仪的。当时只印两部，刻版精致，字体古朴有力，刷印、装订也很精美。

二、伪皇宫藏古籍书散出的下落

1945年8月，日本败局已定，溥仪于8月12日乘火车逃离长春，经通化到达临江县大栗子沟。同行的有他的侍从人员等，并留下了伪宫的“留守人员”。据溥佳回忆：“从长春逃跑时，除前述古板书，因太多未携带外，手卷等珍宝……装成57箱，……全部运往大栗子……。”^⑤有人说同时还带走了善本书。经过查考，带走的图书唯有4箱日本版《大藏经》，所有的善本书都留在伪皇宫了。这些图书，直到1946年1月，国民党政府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嘉璈派经委会总务处副处长凌志斌等人，把伪皇宫的古籍书装了一百多箱，用马车运到长春市政府，等待机会运走。

这批书除至今仍流落民间者外，大部分已被有关图书馆收藏。

现将本人了解的人藏情况介绍如下。

第一批被收藏的伪宫之书。1946年4—5月，我东北民主联军在长春市政府发现了一百多箱图书，检查人员未及细看，误认为是文溯阁《四库全书》，即报告了林枫同志。林枫同志怕这些珍贵图书在战争中被毁坏，当即提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运到了佳木斯，交东北日报社负责保管。经开箱检查，始知是伪宫的藏书，包括一部分原天禄琳琅藏书，虽非《四库全书》，也极为珍贵。东北行政委员会于1947年6月派东北教育委员会委员、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王修同志将这批图书运至哈尔滨，后转交东北图书馆，延续至今，成为辽宁省图书馆古籍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批图书总共两万册左右，为长春伪皇宫藏书的绝大部分。经过整理确知，其中有宋版23种、元版4种、影宋钞本2种，翻宋版3种，明版3种，其余部分多为普通古籍的副本书，暂时未整理。这批书是经过国民党政府派人挑出13箱以后剩下的，但当时由于挑书人并不太懂书，仅凭印记，加之时间仓促，因而仍然留下了很多有价值的善本，其中如宋版《抱朴子内篇》、《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及影宋钞本《周髀算经》等，都是《天目》里有代表性的珍籍。

第二批被收藏的伪宫之书。1946年3月，国民党军队仓忙撤离长春，张嘉璈命凌志斌、李润春二人，将盖有“玉玺”的图书挑出来，单独装成13箱，在4月份我民主联军进驻长春的前夕运到本市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隐藏起来。我军进驻长春时，只发现了一百多箱伪皇宫图书，而没有发现这13箱。国民党再入长春后，张嘉璈等把13箱善本书运到沈阳，存中央银行。1946年8月17日，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委会主任委员金毓黼到中央银行，亲自办理接收手续。这13箱书共宋元明版90种，1450册。金先生认为这批书“十九为命世之宝”。时任沈阳博物院图书馆副主任的陈国庆先生，将这批书逐一过目考核，著有《长春伪宫残存宋元珍本目录考略》^⑥一卷。

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在全国战场上开始败退，其教育部下

令沈阳博物院，将重要的文物图书档案急速南运。1948年7月将13箱书运到北平，开始存放于国史馆北平办事处。1949年1月又转移到北平图书馆。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东北图书馆接收了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委会图书馆的全部藏书。

北平解放后，东北行政委员会于1949年3月派东北文物处杨介眉、张维城两同志去北平接收沈阳博物院运平部分图书文物（其中包括13箱运平伪皇宫善本书），处理有关事宜。其间，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委会决定用出自长春伪宫的善本书90种，1450册换回藏于国立北平博物院的一批丝绣。这批丝绣原是民国初期的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中国营造学会会长朱启钤先生所藏，后以半售半赠的性质，转让给张学良将军。“九一八”事变以后，落入日本正金银行之手。日本投降后，运到北平，拨交北平故宫博物院。据当时任沈阳博物院秘书的阎文儒先生回忆，大约在1948年冬，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得知沈阳博物院藏有长春伪宫宋元明版图书90种，1450册，因该图书原系清宫之物，而被溥仪盗出者，马衡欲用丝绣换回图书；沈阳博物院因这批丝绣原是用东北的钱款从朱启钤那里购买的，遂同意换回。这批丝绣目前完好的存放在辽宁省博物馆。北平故宫博物院随后将这些善本书全部移交给北京图书馆。现在这些书均收藏在国家图书馆。

第三批被收藏的伪宫之书。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委会在平办公期间，曾两次收购长春伪宫流散出去的善本书。第一次是1948年7月，经于莲客（据说曾任职国民党中宣部长春特派员办事处）介绍，购得宋刻《书苑菁华》2册；宋刻《韩文》1册；宋刻《大易集义粹言》1册；宋刻《文章正宗》1册；元刻《古今合璧事类备要》3册；明初刻《韦苏州集》1册；明初刻《前汉纪》2册等，共7种11册。第二次是1948年9月，又经于介绍，购得宋刻《集韵》5册；宋刻《吕氏家塾读诗记》1册；宋刻《后村居士集》1册；明刻《玉台新咏》2册等，共4种9册。合计11种20册，当时亦转交北平故宫博物院，后

交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延续至今。

第四批被收藏的伪宫之书。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期间,东北文化部派人去长春等地,在当地党政领导机关的领导、协同下,查出了一批长春伪宫流散出来的善本书和古画,其中善本书23种,155册,于1952年6月拨交东北图书馆(现辽宁省图书馆)。其中有《纂图互注荀子》、《孔子家语》、《春秋意林》、《画继》、《大易粹言》、《纂图互注南华真经》、《昌黎先生集》、《新增说文韵府群玉》、《童溪王先生易传》、《真文忠公续文章正宗》、《唐柳先生集》、《学易记》、《分门史志通典治原》等宋、元版书。按照当时的政策,对这批书的持有者,分别采取了捐赠、奖励、购买和没收等办法。

第五批被收藏的伪宫之书。1972年,辽宁省图书馆从辽宁省文物店购入《漫塘刘先生文集》10册(原定为宋木活字本,实为明活字本),宋版《童溪王先生易传》1册,宋版《战国策》3册。这些都是流落民间的长春伪宫藏书,售予辽宁省文物店者。

上述五批被收藏伪宫之书是本人所知现已入藏图书馆者,其他有关图书馆也可能有收藏,但为数很少。

三、伪皇宫善本书及其流散的原因分析

1.在伪皇宫善本书中,《天目》所载者有76%,占《天目》绝大部分。有24%不在《天目》,主要是编《天目》时的录外部分;个别的是溥仪出宫后所得。

2.伪皇宫善本不在《赏目》以内的还有20%,说明“赏溥杰单”仅是溥仪从宫中盗出善本书之有帐可查者,尚有20%是无帐可查的,正如溥佳在回忆中所言:“有时也以赏给自己的名义盗出的书”。

3.已出现的长春伪宫善本书,基本上集中入藏国家图书馆和辽宁省图书馆,国家馆约占五分之三,辽宁馆占五分之二。

4.《赏目》已出现的品种占半,尚有近半的品种流散在社会上,

这确实是个十分可观的数字。

经上述调查表明，现在仍有大量的原伪皇宫善本书流散在社会上。其流散的善本书可分三部分：

1.属于《赏目》内的，至今尚未汇集到图书馆；

2.国图和辽图已入藏的品种，有三分之一是流散过程中造成的残缺本，其残失部分；

3.不属于《赏目》之内的清宫旧藏，已出现 27 种(部)，未属于《赏目》之内的伪皇宫藏善本书还有多少丢失，不清楚。

总之，估计至少流散在社会上的伪皇宫藏善本书还有一百多种(部)，即一半左右。

伪皇宫善本书，除了直接接收之外，竟有五分之三左右流散在社会上，经过五十年的努力汇集，尚有一半仍不知去向。

我们认为流散的原因是：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后，有长达四个多月的时间，长春市处于无政府状态，长春伪宫基本上是在溥仪的“留守人员”控制之下。“留守人员”是由溥仪的亲眷、侍从人员和禁卫军组成，他们中的某些人是最有机会“混水摸鱼”和“顺手牵羊”的。

1946 年 1 月，伪皇宫的大批善本书运到市政府之后，3 月份才装箱，这两个来月又给管理人员和“近水楼台”者以可乘之机。从伪皇宫运出图书后，曾有人目睹，藏书楼架上地下均有散乱图书，有人还从其中拣出宋元残本。目前已收藏的伪皇宫图书残缺率达三分之一，可想而知，当年伪皇宫藏书的流失情况之严重。

伪皇宫藏书楼现在已经是书去楼空，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然而它留给后人的悬念却很多。我们盼望这里流散的善本书早日浮出水面。

注：

①溥仪：《我的前半生》143-144 页，群众出版社出版，1978 年。

2005 年封面小识

本年封面选用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白氏文集》书影。《白氏文集》今存十七卷,唐白居易撰。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至二十二字。白口,四周双边。有黄丕烈跋。钤“丕烈私印”、“汪士钟藏”、“潘祖荫藏书记”、“祁阳陈澄中藏书记”等藏印。《滂喜斋藏书记》有提要,对黄丕烈之跋文稍有辨析。陈清华字澄中,湖南祁阳人。以宝藏宋版《荀子》著称,故室名“荀斋”。陈氏所藏宋元古本珍籍,陆续为国家购得,今多藏于国家图书馆。

②溥佳:“一九二四年溥仪出宫前后琐记”,李敖编:《末代皇帝研究》,李敖出版社,1988年,第76页。

③故宫博物院辑,民国二十三年(1934)北平故宫博物院铅印本。

④故宫博物院辑:《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赏溥杰书画目》,民国二十三年北平故宫博物院排印本。

⑤参见辽宁省博物馆四十年纪事(1989)和沈阳故宫博物院档案。

⑥陈国庆撰:《长春伪宫残存宋元珍本目录考略》,稿本。

作者工作单位:辽宁省图书馆